

**Ayoy ta maka zala kamo rana
Tawagan o pahad nyo sira pa dotud ko.**



父親的船，讓我生產熱能，有機緣與古舊皮膚的老道漁夫共享魚精靈騰飛海洋波浪的霎那英姿，永恆記憶。謝謝你，老爸。(夏曼·藍波安 2017/)

父親最後的海洋饗宴

夏曼·藍波安 初稿 15/5

父親 702 歲的木船島嶼製作給我，一個已越過了七十歲門檻的老人。在漢族的人生觀說，「七十人生才開始」，我相信，這是依漢人為主的生命觀。漢人有一項歷史成就，令我折服的就是醫學，稱之中醫。中國歷史上的華佗，扁鵲，張仲景，李時珍並稱中國古代四大名醫。換言之，在龐雜而悠久的華人社會診治醫病，濟世救人的醫學技藝已行之千年，因此「七十」的意義，在於人口眾多的漢族社會，《中醫》扮演著可以延長生命的漢人科學。

蘭嶼，《人之島》西太平洋上的一個小島，人口極少，不及五千人（父親在世時的 2003 年之前）的海洋民族～達悟。濃縮話語的說，生存食物的匱乏，沒有多餘的人口研究暨發展可以延長生命的《中醫醫學》：言下之意，生於 1940 年前的島民，他（她）們的身體未曾吃過中醫，西醫來延長生命，他（她）們是依靠自己的身體星球自行運轉的，依賴自己先天性的體質，適者生存，弱者淘汰。因此，懇請漢族朋友們，白人朋友們不能依據你們的醫學觀說，「七十人生才開始」，原住民族都活得不長壽，是因為沒有研發《醫學》之故，所以依據漢人的平均壽命，這恐怕對於我民族是不公平的數字。

父親在製作他將送我的木船島嶼的時候，說：

「孫子的父親，我們上山去伐木，去我民族創世神話起源的山頭。」

父親簡易的背包裝著一隻銳利的中型斧頭，一隻鐮刀，以及小型手鋸，再者就是檳榔，沒有午餐吃的食物，也沒有水，而我背著現代性的食物，礦泉水，麵包等。就像是我小時候，父親一路上口述哪一段河谷，哪個山路曾經發生過的故事，以及傳說。父親似乎有意的傳授給我他所知的過去的人地事物，似乎在加速我接受他的馴化，說，他的夕陽很低了，沒有剩餘的體能，多餘的時間教育我，你自己必須強加記憶，一路上，我只有聽的福氣，以及不甚理解人物，族譜。

以七十四五歲的他，穿著短褲短體恤，赤腳徒步爬山，我認為是一件極不容易的體能，而我三十四五歲，卻不及父親爬山的體能，氣喘，噴汗。父親看我的狀態不佳，在山腰中斷中途稍休息，說：

「若是沒有你的機車，從部落徒步到此，至少兩小時半，再加回程，等於走路的时间就扣掉了半天。再扛四五十公斤重的造船樹材，但我們當時徒步的狀態，沒有喊過累。」

「如今有了機車就依賴機車，有了飛機就依賴飛機，空間距離被縮短，流汗的量也就減少許多，體內的含水量多了，也就虛胖了起來，體內的水質也就多了累積慢性病的雜汁水份。」父親接著說。

已註解 [藍波安1]: 父親的辭典，口述說：一對年輕男女建立的家庭，婦女的芋頭，男士的飛魚是結盟的儀式性的生存食物，而男性製作的一艘木船就是一個家庭的完整《島嶼》，那是陸地植物生態與海洋魚類生態匯聚的《島嶼》。

已註解 [藍波安2]: 達悟天神降下石系（男），竹系（女）的山頭，山谷，稱 Jipaptok，座標位於“青青草原”面山的山頭。

在 Jipaptok 那段山腰的小空地，可以清楚的遠眺小蘭嶼，父親回憶的說：

「我估算，我大約十七歲（推算 1934 年）入贅到你姊姊的母親家，我前妻的父親有一艘雕刻俊美的單人雙槳的拼板船，在那年飛魚招魚祭前的半個月的某天午後，我獨自一人划船到小蘭嶼，準備在夜間船釣。當時我不畏懼任何事（語意類似“初生之犢，不畏母老虎”），我當時已通曉天象，海象的變化。那天晚上我的漁獲很多，忽然天候海況劇變，於是上岸躲進礁岩洞窟，忽然遇見一對也划船來小蘭嶼夜釣的父子，隔壁部落的，那位長者說：『年紀輕輕的，何來的膽量？』

「我嘗試說故事（身體先到的經驗，拒絕吹噓），所以就來了。」

父親言簡短詞的意義是：要我快速加強體能，趕快加速成長。

那一天，我們爬上了三百多公尺的山頂，我親眼目睹了他們那個世代人的超級體能，超級智慧，然而當時的一切的一切，我都無法感受到父親的厲害，原來剛回祖島，還沒有辦法進入他們的星球世界。那一天也是我這一生第一次在最接近的距離，鑑賞父親跳躍而結實的肌肉線條，許多許多的當時的具體情境，看在我眼神，記憶在心魂，我的華語文程度不甚好，困難的使用精緻精準的華語文來深描。

在當下 2022 年 5 月的今天，被時間引進小島的現代化，飛機，鐵殼船等引進的台灣食物，對我們這個世代的達悟族人，尤其沒有造過木船的男人來說，都已經快速且便利的遺忘了身體與樹魂勞力互動的美學，我們父祖輩們經營孤島文明的血汗精神，以及也便利的接納了現代化文明的歧視。我們的世代，批判自身文明的野蠻，落伍等等的觀念，不需要界定一條道德律就歌詠外來文明的好，大膽貶抑在地原初文明是迷信信仰的，尤其是在地的西方宗教的教友，牧師群組，這些粗魯，粗糙的負面評語，是被二元論不自覺得愚昧愚弄的，危言聳聽的人語魔咒，傳統知識思維與現代知識常識思維雙線交集的暫時結論，是貧富不均的。

“雨林現場”，爬坡坡度介於六十度與四十五度，從河谷到平緩的坡頂約是 250 公尺長，父親沒有氣喘的困難，而我“甬說”，是個剛回來的弱者。這是父親第一次帶我來的，充滿神秘傳說的的山頂，也是我的最後唯一的一次，迄今我後悔沒有再次的踏查攀登，極為遺憾，既使我已造了六艘木船，我也都沒有來到父親這兒的林園。父親在雨林現場解析區塊林園屬於某人的認養區之後，兩顆破皮烏手鋸各鋸成 170 公分長，寬約 25 公分，雛形製作成木船組合的第二層板塊。父親說：

「你就坐在那兒休息。」

簡單說，在父親眼裡，我沒有一毫力氣握斧柄斧削木頭樹肉的經驗，我承認。一位七十幾來歲的老人，脫下破舊的 T 恤，身影肉質，蘊育之氣宇與雨林現場環境靈氣，飛禽鳥鳴的駐唱，停格的山嵐揉雜孕成孤獨野人胳膊，手腕上下千回揮斧，揮灑汗水的活現畫面（後悔沒有手機錄像，當然也是紀錄片攝影師無法踏查的地方），我沉靜的觀望，深度思索，也企圖感知父親伐木的神韻體魄，無奈何的，我是初入他們星球的白斬雞，低度感悟感知的後輩。彷彿他們這個世代的達

已註解 [藍波安3]: 破皮烏的達悟樹名：aponoraw，特質是質輕，樹肉密，耐風雨日曬，也為製作木漿的上等材。（學名：Ehretia dicksonii），又稱破布烏或糙毛厚殼樹。

悟人，身影飄逸在茂密雨林縫隙中，浮游在汪洋黑影的波面魚鱗渾然一體，是沒有雜念的製作生存木船雛形，純度高尚的優質野蠻人。我深度自省的想，二三十年的近未來，我是否可以進階到達到父親的十分之一的神韻體魄？當下的我，已證實了我的不可能。實體問題出在哪裡呢？

Oyotan nyo o ngoso no zayig namen

（請求你們給我的斧頭力氣）

kazba kamo do kalinonga na do ratei na

（倒在海流平緩的平地）

Kakei kayi ta meiwalam mangononong do inaworod ta

讓我們早早回家，在庭院聊天

ta sikomavos oya am

當這艘船完成以後

maci vehvahes o hahapen nyo

（送你們的禮物，恰如你們所願的）

這些話語是父親在揮斧砍破皮烏樹之前，跟山林樹魂靈異要協助他的力氣，所說的短語禱詞。我十分稀奇聽到父親說這些話，我人生三十幾歲第一次聽見，人類與樹魂山神交流的話語，而我覺得極為驚訝，頓時我心魂似乎感應到某種“靈異”的一團氣環繞我身影的周邊，一陣清涼微風侵襲撲來似的，我舒暢的短暫顫抖。原來父親從我小時候，帶我逛山，讓山魂靈異聞出我的體味，他們就不會捉弄我。真有這回事嗎？我反諷的想。

兩個半小時之後，父親不歇息的製作完成了兩塊板的雛形（神話般的體能），他中間只吃一粒檳榔，不喝水，抽一根菸。我心裡想著，一個七十四五歲的老人，在如此短的時間內製作船板雛形，他哪來的體能啊！爾後我們父子個扛一塊木板，再沿著下坡的蹊徑原路下山，這一齣活現的影劇深度的觸動我脆弱的原初勞動的體能，想著誓言走製作木船的傳統技藝，或許我會闖出另一類的蹊徑，如此幻想或許也對我的華語文創作有助益。茂密蒼翠遮天的雨林，路徑途中摻雜著許多不知植物名的的，父親眼中的低等矮樹叢的淺薄葉片，吸納不出陽光而顯得十分的卑微，可是對我們卻又是如此有用處，是我們防止下坡滑倒的，類似護欄的功能，雖然葉片不吸到陽光，可是這些矮樹叢的鬚根卻是牢牢地攀著大樹的板根植入土壤而不被淘汰，幫助我們順利走下坡路段。我們縱走的綾線兩邊，是陡峭的斜坡，更是幽暗深谷，就是我父親這個世代的耆老們說的，是雨林裡的惡靈深居的住所，攀爬著密佈的蔓藤。父親坐下來歇息，從包包裡的小袋子取出兩根香菸，點燃後，分別丟到深谷，說道：

「拿去抽吧！」

看來父親的多層信仰裡，魔鬼份量似乎顯得很大，他的禱詞顯示的是傳遞借用善良的鬼的力氣，協助他完成；另一個層面，使用現代產品用來犒賞沒有來搗蛋的惡靈，在父親的信仰裡，魔鬼也算是山林生態物種之一，如此之回饋行為可以歸納出，當然我從十歲起就被父親帶來森林裡游走，說是讓我認識他的林地財

產，其實更直接的意念就是要我相信原始生態環境裡存在著多層的靈魂觀，雖有善惡區別，但更多的介面是指遊魂，不是以善惡之觀念定義的，常常陪伴於我們身邊的，不帶給人類詛咒，也不帶走人類的福氣。

父親說，一根香菸等於他們的一條菸，至少在父親近過去的映像裡，日本人帶來菸酒，國民政府也加倍地帶來菸酒，認為近過去往生的族人，也染上了外來者引進的產品，於是香菸成為父親上山工作的時候，給山林樹神，多層靈異世界的饋贈禮品，而我從小就是這樣看見父親做這些讓他心安的小儀式。即使到了檣下的我，似乎深受我父親的影響--《泛靈信仰者》，相對的就排斥一神論。

回到家，父親沈靜的目測船板錐形組合的樣態，之後買個脆瓜罐頭，配著白米飯。最後剩餘的其他木料的伐木，父親一人獨力完成，我愧疚萬分，自此再也沒有踏上那塊父親在 Jipaptok 山頂的林園了，迄今成了我神秘的，影響我最深的一趟旅程。Jipaptok 山，民族的神話故事的起源。

父親的木船在海上使用的第二年，日本署名 NHK 境外紀錄片製作，三人團隊來蘭嶼我家，說是拍攝我們父子的紀錄片《黑潮親子舟》。他們跟我父親接洽，我順著他們劇本配合被拍，時間也恰好是我們民族年夜曆的鬼頭刀魚月。說，要拍攝我們父子釣鬼頭刀魚的畫面，以及我們樸實的生活寫照，那是我與父親第一次被拍的父子紀錄片，也或許是我們民族第一部外國人拍攝製作的紀錄片。如今我再次的複製，是一本文學創作的一本書，《黑潮親子舟》，父親與我，我與兒子的故事。

父親雖然只唸了兩年的初級日語（蕃童教育所第一屆），可是他說的日語還可以很流利地與日本人溝通，當然他們也有通譯者，解說口譯我們說的話語故事。導演說：

「先拍攝我出海釣鬼頭刀魚的影像，再拍我老人家。」

那一天的海象，天候，父親說是出海釣鬼頭刀魚的，固有的傳統氣象，換言之，全球氣候變遷的變化，還沒有那麼的明顯，氣候變遷的軌跡還處於父親的達悟傳統海洋學認識論的範圍內，也就是說陽光熱能中強，小西南風，海象三級，白色雲朵飄向部落面海的東北方位。傳統的《鬼頭刀魚月》的標準氣象。

我忽然要被拍，一個新皮膚依賴神秘運氣，而非依據經驗，敏感度獵魚如我，開始焦慮，心靈上開始激盪，幻覺萬一釣到大魚卻跑掉，面子上是羞愧的折磨，從零學習傳統漁獵技能的新手。我看著嗷嗷待哺，張嘴要吃飯的孩子們，或許兩千元的拍攝費用比較實際，可是我怎麼會預先幻覺我釣到的大魚會脫鉤跑掉呢？彷彿我人生釣到的第一尾鬼頭刀魚純屬於神秘的僥倖運氣，我頓時領悟，我承認我必須花時間學習在木船上的獵魚技術，花時間觀察海象，花錢買酒跟老皮膚的男人多多閒聊，買他們的經驗。

這一門課程，確實要花時間在波濤的振幅學習經驗，學習承受失敗失落，也學習觀察湧浪，辨識潮流的變換.....。翌日天剛破曉的清晨，日本人早已在灘頭

擺設架好了攝影機，出海獵魚的男人也都來到了灘頭，情境彷彿是獵魚競賽，各個在攝影機面前的姿態，煞是虔敬十足的海洋信仰者，波濤的門徒。

海洋表面波紋潮汐，在晨間是柔和而平穩的，那一天表姐夫也出海。父親在我身邊船邊，他一慣既木訥又嚴肅的眼神，彷彿一直在質疑我的本事，直率地說，就是不及父親十分之一的本事，製作拼板木船給我是證明他還有多餘的體能，讓我來得及見證他的世代回應『野性環境的呼喚』的隱性精神。或許吧！我思索。

跨越陸緣海，父親讓我坐上木船，並用雙手輕輕的推送我出海，木船切破三道波浪之後，父親倒退行走，某種高齡熱情淚目送我學習划向更深遠的汪洋，但我不嫻熟的划船姿態卻像是踉蹌行走的酒徒，得花更長的時間學習船槳與波浪的律動的和諧配合。我不嫻熟的划船姿勢，讓出海後於我的族人划姿自然，輕輕鬆鬆地超越我的木船，包括我父親已六十幾來歲的弟弟，我的叔父。在錄像裡的影像，一看便知我是新生的，剛入門的人，汪洋波濤下的陌生人，雖然我是在台北念大學畢業的人，但這門課不是我大學必修的科目，當然也沒有這門課《划船釣大魚》。

半小時之後，NHK 的攝影團隊乘坐表弟的機動竹筏來到了我們左右來回划船的海上，當他們尾隨我的木船的時候，我其實已經有了活耀的飛魚餌，正等著掠食大魚尋找早餐的食物從海底浮昇。我們民族有一種不成文的潛規則的說法，說：新皮膚的人被掠食大於光顧是很頻繁的。我並不知道日本攝影師是否已準備好了，晨光已爬上山頭兩公尺處，我看手錶約是七時一刻鐘，我悠然輕鬆的划船，心情愉悅，我忽然看見我船尾的飛魚餌正在展翅騷動不安，蕩我正在注視船身下的深藍水世界的時候，我一繩線的魚線忽然筆直，同時迅速的被大魚拉走。船隻在偌大的海洋水床，在我拉著魚線停止出現的時候，大魚騰飛躍出海面，在我眼前的十公尺的地方，我看得非常清楚，也非常的緊張，畢竟我的木船附近還有其他的獵魚者，就在鬼頭刀魚使勁逃脫甩頭擺尾的洪荒之力的時候，漁夫最難過的時刻就是這一幕，魚鉤從金黃草綠的鬼頭刀魚的嘴角被甩掉，那是瞬間的，不可能重複的畫面，也就是脫鉤了，大魚逃脫成功的極速潛入更深的水世界，我無法進入探索的藍色星球。哇！我的大魚脫逃了。心靈失落的高度失望寫在我的臉上，這一幕彷彿是我昨夜睡醒時，完全相似的幻覺。怎麼是如此呢！理由很簡單，就是我的獵魚經驗還不足，不可怪天怪海。我並不知道，那一幕是否被他們拍攝到，在我失落的那一刻已是最不重要的事了。我於是失望的返航，去告訴父親，說神秘的運氣沒有眷顧我。

父親在我出海起就在灘頭一直等我，他認識他製作的木船的船型外貌，他於是站著，雙手貼在眉間遮光，等待我划到灘頭沙岸。

Koni mapa latlat.

（我讓鬼頭刀魚逃脫了）。

父親不發一語的，彷彿如我也是失落的心情走回家，同時我前幾天的，我人生首航的戰勝戰果，彷彿在一瞬間就失去了戰勝的光環。我默默地反覆思索，原

來海洋生物，我們稱之的鬼頭到魚就是傳統漁夫們，循環著戰勝的微笑與戰敗的落寞的主宰者，直到一個男人的死亡才休止，也成為部落裡不斷口述的海洋文學。

戰勝的微笑是謙虛的累積

28/5 ,7115

22/5 2022。初稿

NHK 的攝影團隊隨後也來到了我們的家，父親跟他們說日語，而我就陪著孩子們，他們的稚氣暫時讓我忘記獵魚戰敗的失落，同時在傳統生存食物與現代生存食物之間思索著落在我肩上的生活壓力，更是失業的傷痛，結果掙錢的責任落到孩子們的母親肩上，我的失業，失落已經快一年了，父母親正在衰老，父親要求我學習他那個世代的星球通識知識，我剛進入父親的傳統圈圈，但孩子們日常需求的長大食物，更是我必須面對的，很嚴峻的考驗，今日的戰敗算是進步中的小小失落。

翌日的清晨，父親出征的架勢，彷彿是替兒子跟海洋星球討個公道似的，他的氣勢有點讓我自慚形穢，畢竟是初學者。木船在恆常流動的海震，不僅僅是平衡的學習，也必須承受豔陽的無情折磨。我推父親出海，彼時 NHK 的攝影團隊已在海上行駛等著父親。

他們日翻中的通譯者是我淡江大學的學弟，導演跟他說：

「如此小船體的木船，在海上划到離岸三四海浬，波浪與豔陽的折磨，這些島民究竟在追求什麼？」

已註解 [藍波安4]: 一海浬等於 1.68 公里。

其實，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應這句話，我們只是依據黑翅飛魚神話的遺訓，按歲時祭儀，時令執行。鬼頭刀魚漁獵的多寡，除了分享給親友以外，它是男性吃的魚，婦女，小女孩不可吃，同時獵魚好手是被讚美的階級，但此等階級不會成為部落裡的，或是島嶼民族的領導階級，最多的成就，就是在雕飾船舟的慶功歌會，在眾多親友面前多唱幾首歌詞優美的歌而已，但對於我，就是多了書寫創作的腳本故事，對一般族人就是被風聲帶走到彩雲破掉的地方的故事，不會留下一張華語文字紀錄的海洋小說。

這一天六七十歲出海的耆老仍有七八位，父親就屬最年長的，而我從小時候有記憶起就是看見閱讀他們年輕健壯時的身影到現在他們已經鬆弛的肌肉，他們履行海上獵魚儀式，只因為是黑赤飛魚的傳說故事而已，我很難理解他們這般年紀堅持的理由。或許流動的海洋星球是他們的木船島嶼，追尋食物的“家園”吧，我如此使勁地想，是希望可以找到幫他們心靈世界解讀的動詞，就如父親說：山上的林園也是他的家園一樣的觀念。

父親回航了，我趕緊跑到灘頭等父親。已是定格在褐黑色的臉龐的微微笑容，似乎透露出他有獵到鬼頭刀魚的訊息，果不其然，這是父親這一生參與白天艷陽下釣鬼頭刀魚的最後旅程，算是父親美好的結局。他在海上的那一幕，NHK 攝影組拍攝到了，是一尾碩大的雄性鬼頭刀魚。當然這一幕，或者說我與父親的《黑

潮親子舟》被播放在日本 NHK 頻道上，日本觀眾看的是製作團退不遲辛勞的拍攝成果，卻是困難理解一個民族把海洋裡的魚類生物視為心靈信仰的物種，也很難理解一艘小型木船是二十一顆拼板組合的，父親製木船的過程原來才是重點，我漸次的逐時理解前些年跟我說的話語：

「回家吧！孩子。台北只會讓你慢慢墮落！」重點是“慢慢墮落”，再次回家的時候，他，父親的體能已無法帶領我去認識他認識的星球世界：家，要建立一個完整而幸福的家，必須付出代價，一切的重點都是在那個過程中，而不是成果。

Anakong, panowji an ko rana ya

（這是我人生的最後一趟）。父親為微笑的看著我說。

有一種傷感，也是一種挑戰。最後一趟的獵魚，美麗的結局，而肉體的解構體能，精神層次的熱能，就如氣候的變遷變化，是人類發展科學的長足進步，也是長足消耗地球原初的熱能，夏天不像夏天，冬天不如過去的寒冷凜冽。我理解父親的話，他的體能即將從具體獵魚的活動轉移到歌唱的往事回憶。

Ayoy among ta mo yama.

（謝謝我們海洋的食物），我說。

回到家，我專注的看，也是學習父親如何依傳統“解魚”的方法殺魚。父親解完魚身，把黃金，藍黃串珠，銀帽等達悟人視為象徵財富的，與魚身共同晾在曬飛魚的橫桿上。此時母親估算已是父親回航的時候，從山裡的田園也回家了。

豔陽當頭，忽然看見父親晾在曬魚架上的鬼頭刀魚魚身，以及一尾的飛魚的時後，母親極度飢餓的腸胃也擠出了，她夕陽餘暉（1918年生，小父親一歲）最後的一抹的殘年笑容，跟父親恭喜道：

Karilaw muna !

（真的辛苦你了！）

母親的這一番話，讓父親也擠出了他夕陽餘暉最後一抹的殘年笑容，我抱著小女兒，大女兒，兒子也在我身變，他們張開剛長牙的，人生剛吃魚的嘴，喊著說道：

Akes ! akes ! 阿格斯！阿格斯！

（奶奶！奶奶！）

Akokai Sira ovai do tod namen ! ma kowiat kamo a koman nan !

（啊！我們膝蓋出生的黃金，你們要努力吃飯，好嗎！）

這一幕看在我剛回家不久的眼裡，我內心裡即刻溢出淚痕，原來父親所謂的“孩子，回家吧！”，他們無關於現代化國家政治的裸命，道出了血源親情不能再化約的情愫，相信孩子們的眼睛是正在發芽的記憶，我相信，說在心海裡。

母親匆忙的也把她自製編織的雕飾禮服，以及她的一串瑪瑙與鬼頭刀魚魚身一同晾在曬飛魚的橫桿上，乍看美極了，我念在內心的星球裡。

「魚身」回到家的庭院，儀式禱詞的神秘運氣也回到家屋的靈魂，父親能言

已註解 [藍波安5]: 如圖片：魚身腹部，胸鰭，尾翼與魚身分開的晾曬，與一般底棲魚的殺法不同，因為鬼頭刀魚也是我們必須做儀式，才能吃的魚類。

善道的嘴，極會說故事的身影，開始一五一十的口述給母親，給 NHK 攝影小組，我如是嬰孩般的靜默的聆聽，也靜默的學習。我在思索，為何一尾鬼頭到魚精靈可以給一個家庭一齣如同汪洋般的，無法估量的喜悅呢？

父親娓娓道說：

「熱帶雨林種植的二十一顆製作組裝船身的樹材，我花生命歲月的時間認養培育那些樹材，我與牠們的命格是相容的。灘頭是我們舉行招魚儀式祭典的空間星球，跟宇宙風雲雨陽月的天神，跟控管流體汪洋，海洋生物的海神祈求生存的食物：於是樹魂是有階級的，魚類是有階級的，人類的裸命同樣是有階級的，由勤奮與懶惰來敘述，並用一生的陽光與月亮來證實。今天的喜氣就是在說明這一切。」

台灣北方來的另一國度的日本攝錄劇組，似懂非懂的頻繁點頭，回應道：

Sou desu me ! Sou desu me !

「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Hi, sou desu ne ! sou desu ne !

「是的！是的！」父親愉悅地說。

Hi, “koroshio no oyakobune” !

「就稱：“黑潮親之舟”！」導演回道。

父親如是疲憊的老山羊，望著他人人生殘年的漁獵成果，他暮然回首當年年輕時的純真歲月，那已是追不回來的回憶，畢竟他們無法使用借代的日語文字，深描他們曾經踏實的承繼黑翅飛魚的傳說。1980's 年以後的光陰，我這個世代的人，對於我的同輩，我的愚昧無法探究他們婉拒二十一棵樹，製作組裝木船的美學，就這樣此等技能，此等智慧隨著日月星球的循環光陰，漸漸醞釀成我們下一個世代的神話故事。

飛魚汛期的五月天，午後五時的淡紅夕陽圓球呈現揉雜著老皮膚們裸命的溫情，他們口述著他們曾經的戰績，懸宕在格鬥時的戰勝喜氣，以及失落時的短暫惆悵，宛如是月光日日變換的的缺口，有月圓，有滿黑，也有上下弦月的半邊月，說盡他們在海上的，與掠食大魚格鬥的裸命寫實。我就坐在那群老皮膚們的身邊，細細品味他們在海上的閱歷，此等閒聊的美麗時光，我人生來得及聽到他們的故事，那是我的筆墨難以描繪的情境。

他們逐漸地隨日月光凋零了，我也將逐間的堅強結實，正午之後，父親的鬼頭刀魚將成為魚乾，父母親的傳統服飾，黃金，藍黃串珠，以及我與父親的獵魚釣組一同陪著父親的大魚，讓陽光直射，在家裡的庭院裝飾成我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的海洋信仰，父親說的“回家”，原來也是在懇求我盡如海洋星球的家。在夜裡，我做夢，那個夢好像是我在山裡伐木的夢，彷彿是種幻覺。